

14

THEME SECTION

关于 PGIS 从业者、居间人、技术推广者和研究者执业道德准则

作者: GIACOMO RAMBALDI, ROBERT CHAMBERS, MIKE McCALL, JEFFERSON FOX

介绍

1998年,地理学家在多哈(Durham)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关于GIS在权力和参与方面的含义。“参与式GIS:机会或矛盾修辞法?”(Abbot *et al.*, 1999)呼吁警惕当地可视的具体空间知识暴露的风险,并使指出应该使这些知识被公众利用,知识的合法管理者不要过多的控制过程和结果。随后这篇文章被大量引用。

从那以后,空间信息技术和数据逐步服务于广大公众。世界各地的从业者、研究者、积极活动者试验和发展了一系列完整的方法和手段,导致了許多现今称之为参与式GIS实践的创新。

PGIS起源于参与式知识和行动(PLA)与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它融合了参与式绘图、空间信息技术(SIT),空间知识、通讯和倡导。实践方式采取不同形式并引起和面对各种压力:交易和传播质量的困境的——标准化与创新性,速度与质量,贷款者和捐赠人的热情、出资动力与受助者的参与和赋权。

Fox *et al.* (2005)在亚洲从事两年的参与式绘图项目的研究后得出结论:

SIT改变了对土地和资源的论述、地理知识的含义、绘图和专业人员的工作方式和了空间本身最终的含义。

“Practitioners, researchers and activist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have tested and developed a range of integrated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ies, which led to many innovations within what is now termed as Participatory GIS (PGIS) practice”

这篇文章进一步指出“社区没有地图对于日益发展的空间的名称来说在权益和权力上是不利的(Fox, 2005:7),并指出在地图上——重要注释变得很必要。没有能够被标注在地图上反映出对自己拥有土地、资源的存在缺乏依据。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清楚认识画图是建立在广泛理解行动的目的性和假如无目的后果的基础上(Fox *et al.* 2005)。正如Alwin Warren(2004)提出“地图【...】的使用与政治和文化背景不可分割。

在上世纪90年代,参与式农村评估(PRA)迅速传播,因此也遇到了大量的滥用——特别是当贷款者和捐赠人在大规模的项目中开始要求使用PRA方法时。所有这些被模

Participatory mapping for good change: notes from Robert Chambers' presentation at the conference



Photo: Johan Minnie/Jeroen Verplanke

仿和广泛采用栩栩如生的参与式画图法,尽管形式各异,但已经被最广泛的传播,不仅在自然资源管理,而且运用在许多不同领域(McCall 2006)。正如画图作为一个基本要素,它现在也是参与式方法不同要素多重性和创新性相结合的新的标志。绘图方法和媒介,无论是易保存的纸张还是GIS或者在线绘图,简化的类型和模式影响谁参与、结果是什么、结果的性质和权力关系。大多依赖于促进者的行为和态度——谁控制这过程。

有益实践的方法

对于人类自身、生物界、社会文化世界的地理参考知识明显存在仿佛永不停止的兴奋,并且这些知识在公共领域可以获得。令人吃惊的革新(即Google地球)或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现在能通过互联网查阅到。与此同时,近来支持无形遗产名录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引起了激烈的关于涉及地理参考知识和价值的道德问题争论¹。

在这个背景下,朝着PGIS有益实践的小道被分散成关

键的垫脚石,所有这些引起我们注意麻烦的困境和关于赋权、所有权、潜在开拓包罗万象的问题,和导致了“谁”和“谁的”问题(见专栏1)

如果仔细的考虑到技术推广者,在有益实践的广泛背景下,“谁?/谁的”问题可以推断出恰当的态度和行为。

有益实践和PGIS道德指导

在参与式背景下,空间信息技术(SIT)可以被社区本身的成员、技术中介(协调者、推广者和积极行动者)和研究人员的用于社区。它也能被社区工作者、积极活动者、社会科学家、人类学者、保护主义者和已经获得SIT技术或者可能与具有IT专业背景的人合作的人们用于社区。相应地,SIT被绘制社会、文化和生物、物理地区特征的IT人员和与社会、环境学科专家合作的人们运用于社区。

每一种专业和文化拥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伦理法则,正如PGIS被理解成多原则的实践,这意味着它是不同的道德法则的结合。有益实践的指导想要供给非详尽关于作出恰当道德选择的指导。这些指导原则并非详尽无遗,由于每种文化和状况可能都有其自己的道德戒律。因此每个人都要有义务做到自己最好的判断保证做到好的实践。在这部分里下面这些指导原则应该牢记于心:

开放和诚实

这是从开头和贯穿于全程都需要做到的。从业者必须用本地的语言清楚的解释他们的左右结果的能力和局限,与此同时对PGIS的潜在能力也作一解释,就是为了剔出那些推动者或者组织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目标:什么目标?谁的目标?

确定和清楚目标——为何人们会卷入到这个特别的活动中来?在开始之前,公开地对PGIS实践目的和不同团体对它的期待作一讨论。

获得正式的认同

在一些有人参与的研究中,参与必须是自愿的。为了达到自愿参与的目的,参与者需被告知作什么样的图(向他们展示图例会是理想的办法),信息的类型将会在图上,图中的可能含义应被公开。人们必须同意参与并且能够在任何时候不被歧视的退出。获得正式的认同应该置于首位。

¹ The 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as signed in Paris on 17 October 2003 and has entered into force on April 20, 2006 after ratification by thirty States. Visit: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e.pdf>

专栏 1: “who” 和 “whose” 的问题汇编 (不同来源)

• 步骤 1: 计划

谁参与?
谁决定谁应该参与?
谁参加谁的计划?
……谁离开了?
谁来识别问题?
谁的问题?
谁的疑问?
谁的视角?
……谁的问题, 疑问和视角被排除在外?

• 步骤 2: 计划过程

谁的声音起作用? 谁决定着过程?
谁来决定什么才是重要的?
谁决定或者谁将决定把什么公诸于众?
谁具有视觉和触觉的通路?
谁控制着信息的使用?
谁被边缘化了?
谁的现实? 谁懂得?
谁的现实得以表达?
谁的知识, 分类, 感知?
谁的事实和逻辑?
谁的空间感和边界概念 (如果有的话)?
谁的 (视觉) 空间语言?
谁的图例?
谁被告知什么东西在图上? (透明度)
谁懂得物理的输出? 谁不懂?
谁的现实被排除在外?

• 步骤 3: 作为结果的信息控制, 披露和处置。

谁拥有产出?
谁拥有地图?
谁拥有数据结果?
什么离开了那些创造信息的人, 谁分享他们的知识?
谁保存物理的产出并且组织日常更新?
谁的分析和使用?
谁分析空间信息的比较?
谁接近过信息, 为什么?
谁将使用这些信息? 为什么?
谁不能接近和使用他们?

• 最后…

什么得以改变? 谁受益于这些改变? 谁支付?
谁收获了谁失去了?

谁被赋权谁被剥夺了权利?

尽力认识到你正工作于社会地位不同的社区之中, 并且你的出场政治立场将不会是中立的

PGIS 始终是一个政治过程, 所以在你所工作的社区里将会导致无意识的后果——关于谁将被赋权和谁将被剥夺权利的问题。意识到社会地位不同社区的内部运转是前后非常依存的不可预知的。

避免唤起虚假的期待

外来者的一些协调分析容易唤起人们对某些利益的期待, 甚至于即使外来者解释了他/她没有随后的供应品并且在他/她访问之后不会有何变化之后也会如此。随后就是对社区外组织和访问者的失望和增强的醒悟。打开空间绘制出当地的期望和对目的的协商可能会减少唤起不切实际的期望的风险。

谨慎占用人们的时间

与许多专业的看法相反, 穷人的时间经常是非常的宝贵, 特别是在一年中的困难时刻 (经常在种植或者除草的季节)。农村的人通常对外来者很礼貌, 殷勤和恭顺, 但是外来者没有意识到他们做出的牺牲。在关键的时刻损失一天的锄草时间就会导致收获时候高的损失。

不要匆忙

接受参与式方法需要时间而且经常会很慢的事实, 在你的干预时间表上标注时间变量。利用第 112 页提出的无法协商的条款。

为建立信任而投资时间和资源

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 (技术仲裁者) 之间的相互信任是好的 PGIS 实践得以建立的基石。

避免使人们暴露于危险之中

一个东南亚国家的村民在 3D 模型之中指出部落叛乱的隐匿所招致随即的危险。印度尼西亚村民利用视觉和听觉的方法记载了他们传统的伐木活动。环境规制的改变使得他们处于非法之中。

灵活

尽管长期景象是必要的, 方法上应该保持灵活性, 适应性和可回归性, 不用严格地遵从于预先设定的工具和技术, 或者盲目跟从于规划活动的最初目标 (参与是外部不同类“专家”, 科学的或者是 NGO 与内部社区的双向学习过程)。

The all-important
“Who?”/
“Whose?”
questions



Photo: Johan Minnie/Jeroen Verplanke

考虑应用能够被本地人们 (或者本地的技术中介) 在提供充足训练后能够掌握的空间信息技术

GIS 的应用并非必须的而是一种选择。“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增加了, 因此社区接近技术的可能性减少了” (Fox, 2005)。问问你自己: GIS 真是必不可少的吗? GIS 真的是增加了通过别的参与式绘图方法不能达到的好处?

使用适合当地环境条件和居民能力的空间信息技术

选用至少部分参与者或者社区提名的中介者能够有平等机会接近和控制的恰当的空间信息技术。

避免绘出边界除非为了特殊的活动目的

边界线应该是流动的, 季节性的, 模糊的, 重叠的或者移动的 (见 McCall 的例子, 本刊)。形象化边界——如非信息提供者的特别要求, 注明关于具体边界问题——将会改

变空间感觉并且点燃潜在的或以前不存在的冲突。

避免在精准的名义下损害地方的空间观念 (意识)

空间的准确性只是相对的, 且只有当确实需要边界或面积的详细数据时才有意义。而我们以往过分强调计量手段的精确, 却忽视了探究当地人实际谈及的各种与空间有关的现象。例如, 应该花更多的精力去理解种类各异、边界重叠的传统土地使用制度, 而不是将这种不稳定而随意的土地边界精确到米甚至厘米。

避免重复行动

据说一些交通较便利的马拉维村庄曾遭遇“地毯式轰炸”般的 PRA (参与式农村评估), 以致于后来许多人在还未进入社区和当地人进行沟通前就被拒之门外。与此同时, 一些“边远”的村子却从来没有人造访过。这种情形下的结果只能是各种地图被外来者反复地绘制并带走。

避免给当地社区带来紧张甚至引发暴力

曾经有过这种情况发生: 当地妇女参与了外来者组织的参与式活动, 当外来者离开后, 她们遭遇到的却是自己丈夫的辱骂和殴打。这种情形可能会发生在社区中的任何“低等”/“下级”/弱势群体身上。

优先考虑当地的价值观、关注和需求

外来者的行动往往只是满足了相关研究的 (associated research) 需要, 而对满足当地社区的需求甚至起了相反的作用,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所有“参与式项目”都会遭遇到的困境, 不管优先考虑的问题是类似地图之类的具体产出, 还是提升社区能力和社区赋权。合乎道德标准的方式是寻求一种合适的替代行动以满足社区的需求。当地居民和社区应被视为主角或伙伴, 而非客户或委托人。PGIS 的主动性应是发自当地人心中, 而非来自外来者。所以在确定活动目标的过程中当地人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在当地鼓励空间知识的学习、促进此类信息的生产, 而不仅仅是为外来者分析和解读的需要进行数据采集

尽量避免仅仅为外来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进行数据采集。如果仅仅是为了研究的目的, 应忠实地说明来意并获得许可, 且尽可能地做到利益共享。这是处理本土知识商业价值时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Work in progress at the conference: Robert Chambers' flipchart notes on behaviour and attitud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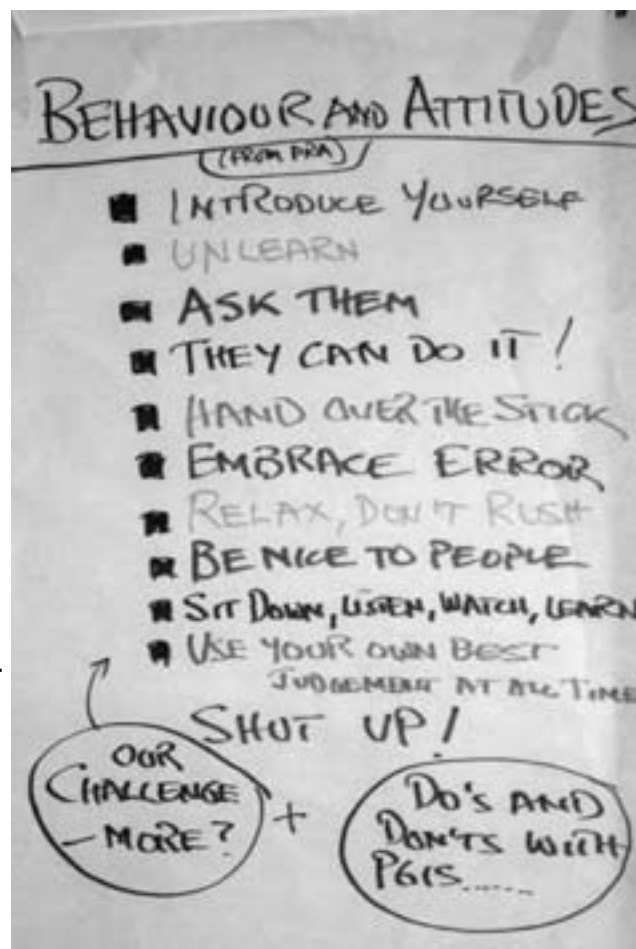


Photo: Johan Minnie/Jeroen Verplanke

关注本地乡土技术管理措施和空间知识，

尊重当地的专门技艺，努力理解当地的文化、社会、空间认知方式、生计、本土资源、当地人面临的风险及其选择等等。

优先使用当地的地名，

以确理解，保护当地地名权益，并有助于外来者与本地人的沟通。

绘图及地图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它仅是开始

社区层次得到的空间数据和地图只是一个长期而环环相扣的过程的开始，这一过程也即空间信息管理与各种网络和通讯手段集成的过程。

尊重当地人的知识产权

确保将参与式绘制活动原始的实物产出交与那些参与绘制的人保存，确切地讲应交与知情人提名的值得信任的个体保管。将这些产出带走——哪怕是短期的，也是一种权利剥夺的行为。将社区产出的这些成果备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合乎这一标准的行为增加了时间和资金成本，但却保护了那些产出这些空间信息的人们的知识产权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随时准备处理新情况、解决新矛盾

将本土知识形象化和地理信息化将会影响知情人以及被绘图活动影响的更广泛的公众对空间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或理解方式的变化可能会对权力关系及等级体系产生影响，引发冲突或激化潜在的矛盾。针对这些情况应尽量做到未雨绸缪。

观察整个过程 (observe the processes)

这有利于增进双方的理解。提问、探究、寻求解答，例如：为何有规律性？为何结果出现反常？等等。

确保绘图过程的产出对所有相关的人都是可解读的图例及说明是地图的语言，因此应保证图例在与知情人及技术中介人的紧密协商中绘制。

对传统知识 (TK, traditional knowledge) 和方法采取防御性的保护措施，确保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仅由相关的所有者享有

事先应考虑清楚哪些空间信息是需要保密的，向知情人咨询，以决定如何使用、保护、处理和透露绘图过程中所产生的空间数据。对数据层 (data layers) 的保护做好事前准备。

在许可的条件下，尽你所能对传统知识进行正面的保护，或者增进传统知识拥有者的权利以促进和保护传统知识

在一些国家，针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制定了与众不同的专门法律 (sui generis legislation)，传统知识的提供者和使用者的也可以通过合同或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来达到保护的日的 (WIPO, 2006)

避免你的行动为强制性的拆移提供依据

如果你清楚地知道一些敏感的空间信息会导致一些人被赶出居住地而流离失所，那么就不要再向这些人索取相关信息。通常情况下具有保护价值的地区往往不允许人们定居或从事活动，事实上即是将人群隔离出去。

向知情人致谢

如果不会对知情人造成不利的影 响，并且预先得到他们的同意，那么就应当将其作为贡献者列在地图上或数据库中。

复核并修正地图

地图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不是“塑”在石头上的，而是必须不断进行交叉检验、不断改进和更新的。

根据一些国际通用的调研指南对项目进行审查。

如 AAA 伦理标准 (AAA Code of Ethics) 提醒人类学家们，他们不仅仅要为信息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还应对信息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涵义负责。详见 www.aaanet.org/committees/ethics/ethcode.htm

考虑 GIS 伦理规则 (consider the GIS code of ethics)

这一规则为 GIS 专业人士提供行为指南。详见 www.gisci.org/code_of_ethics.htm

Proposed non-negotiable conditions for contract negotiation

至于以上原则的应用，有些原则依赖于实践者的态度和行 为。而其它的一些可能会对行动所需要的资财、人力资源和时间产生影响。为达到良好的实践目标，一些前提条件在 项目设计的概念化阶段就应该被考虑到，并包容进来，直至贯彻到最终的实践环节中。

关于不可转让性 (non-negotiable) 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原则是不合时宜的，应该视不同情况而具体处置。另一种被认同度更高的观点认为，现实中不良现象大量雷同，因此有必要用不可转让性来戒律这种行为和意识，在涉及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尤应如此。记住下列限制条件，这些情况是建议的不可转让的情形，也即履行合同的实施项目中包括有 PGIS 模块而技术中介向出借方和资助方提出转让要求时。这些情况随之应该被包含进合同中以避免之。(Bearing these qualifications in mind, the following are proposed non-negotiable conditions, which technology intermediaries could put forward to lender and donor agencies when negotiating contracts for implementing projects having a PGIS component. These conditions should the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contract governing the initiative.)

- 对协助者的培训应该包括有关行为和态度、PGIS 伦理、建立信任等模块
- PGIS 项目不应该因为支付或新闻报道的原因而对时间有所限制，除非那样会对弱势人群的权益保护至关重要。适

Building on the 'Who?/Whose?' questions, the discussion on ethics continu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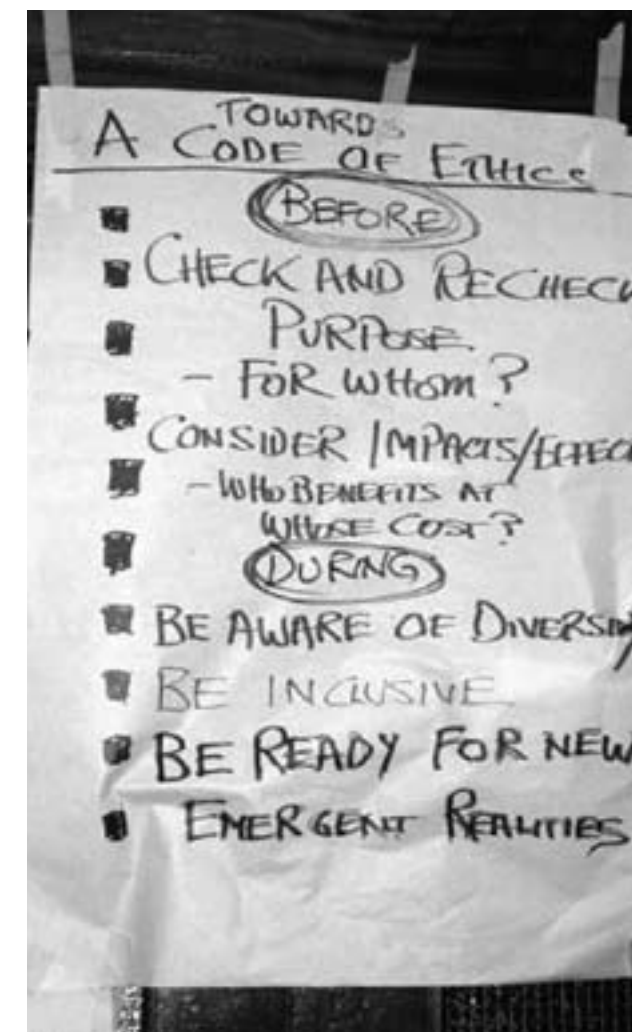


Photo: Johan Minnie/Jeroen Verplanke

宜的参与是较费时间的，应该制定条款将剩余资金的使用推进到未来的年份。

- PGIS 的活动应该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不要将范围扩大到影响参与过程的程度
- 研究及相关活动应建立在得到参与者正式许可的基础之上

结论及讨论

这篇论文源于一个始于 1990 年代早、中期的争论。(Turnbull 1989; Bondi & Domosh, 1992 (a feminist critique); Wod, 1992; Rundstorm, 1995; NCGIA Varenus², 1996; Dunn,

² NCGIA (National Center for Geographic Information & Analysis) Program supported research initiative I-19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How People, Space, and Environment are Represented in GIS'. See www.ncgia.ucsb.edu/varenus/ppgis/papers/index.html www.ncgia.ucsb.edu/varenus/ppgis/ncgia.html

1997; Abbot, 1998)。这一争论随着空间信息技术在参与式学习和活动领域的日渐广泛的应用而日趋白热化。对实践伦理及 PGIS 行动指南的需求成为“Mapping for Change”国际会议的优先议题 (IIRR, 2006)。在 2005 年 9 月的内罗毕的会场上, 关于 PGIS 伦理的事项被发布到了网络空间上, 并在“参与式地理信息系统与技术”(Participato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echnologies) 开放论坛 (www.PPgis.net) 上接受业内人士的广泛讨论。反馈与评论被认真回顾和考证, 最后得出的指导原则反映在了本文中。

地图、空间信息技术及现代通讯技术的能量呼唤着涉及以上全部内容的 PGIS 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如著名的探险家、生态学家、电影制片人和研究者 Jacques-Yves Cousteau 谈到的那样:

没有伦理, 任何事情都只会像是一辆没有司机的大卡车, 我们都是乘客, 而车子越开越快, 没人知道它会开向何方。

联系方式

Giacomo Rambaldi,
Technical Centre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CTA)
Wageningen
THE NETHERLANDS
Email: rambaldi@cta.int

Robert Chambers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
University of Sussex
Brighton, BN1 9RE
UNITED KINGDOM
Email: R.Chambers@ids.ac.uk

Michael K. McCall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Geo-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arth Observation (ITC)
P O Box 6
7500 AA
Enschede
THE NETHERLANDS
Email: mccall@itc.nl

Jefferson Fox
Senior Fellow
East West Center
1601 East West Road
Honolulu
HI 96848
USA
Email: FoxJ@eastwestcenter.org

参考文献

Abbot, J., Chambers, R., Dunn, C., Harris, T., Merode, E. d., Porter, G., Townsend, J., Weiner, D., de Merode, E., (1998). 'Participatory GIS: opportunity or oxymoron?' *PLA Notes* 33. IIED: London. See www.iied.org/NR/agbioliv/pla_notes/pla_backissues/33.html

Bondi, L., and Domosh, M. (1992) 'Other figures in other places: on feminism, postmodernism and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0

Dunn CE., Atkins PJ., Townsend, JG. (1997). 'GIS for development: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Area* 29, 151-159

Fox J. et al. (2005). *Mapping power: ironic effects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mapping communities, ethics values, practice*. East-West Center: Honolulu, USA. See: www.eastwestcenter.org/res-rp-publicationdetails.asp?pub_ID=1719

McCall, MK. (2006) *PGIS-PSP-IK-(CB)NRM: applying Participatory-GIS and participatory mapping to participatory spatial planning and to local-level land &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utilising indigenous & local spatial knowledge. A bibliography*. See http://ppgis.iapad.org/pdf/pgis_psp_itk_cbnrm_biblio_mccall.pdf

Rundstrom, R.A. (1995). 'GI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epistemological diversity.' *Cartography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22: 45 -57.

Turnbull, D. (1989/1993) *Maps are Territories. Science is an Atla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UP. For: Deakin University, Victoria.

Warren, A. (2004). *Indigenous Mapping: Mapping for Indigenous Advocacy and Empowerment*. Conference in Vancouver, Canada, April 2004. See www.signup4.com/incoming/Draftagenda.pdf

Wood, D. (1992) *The Power of Maps*. Guilford: New York, NY

Unpublished. Mapping for Change Conference, Nairobi Kenya, Draft Conference Repo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IIRR): East Africa, Nairobi, Kenya

2005-2006. Various contributions from members of the Open Forum on Participatory Geograph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Communication (www.PPgis.net)

WIPO (2006). *Traditional Knowledge*. www.wipo.int/tk/en/tk,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sation

UNESCO (2003).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ee: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e.pdf>